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语言文字学论丛

• 词汇卷

张博 主编

崔希亮 总主编

本丛书得到北京市教委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的
『汉语语言文字学基础平台建设』项目资助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序

自 2005 年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加大了重点学科投入的力度，立项支持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并给予经费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牵头申报了“汉语言文字学基础平台建设”这个课题，并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课题组，曹志耘教授、张博教授、张旺熹教授、张维佳教授、张希峰教授、万业馨教授、程娟教授、郑贵友教授、陈曦教授、赵日新教授、魏德胜教授、张赅教授、李立成教授、陈前瑞教授和一批年轻有为的博士们都参加了课题组，后来华学诚教授也加入了课题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批准了这个项目，并把该课题列为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2006、2007、2008 年北京市教委对这个项目继续给予支持，使得我们有机会在一个优裕的环境里专心于学术而心无旁骛。现在我们以“汉语言文字学论丛”的形式呈献给读者的这五本书就是我们的部分研究成果。在这套丛书即将付梓之际，作为课题组织者，我对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们和课题组的同事们充满敬意和感激。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套丛书，我也要对出版社的戚德祥社长和诸位编辑表示感谢！

这套丛书分为《方言卷》、《语法卷》、《词汇卷》、《语音和文字卷》以及《汉语史卷》，选收了课题组成员在这个课题的支持下完成的学术论文 133 篇。按照我们的研究规划，这些论文大都在杂志上发表过，并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次结集出版，一是为了方便读者检索和阅读，二是为了对项目主管单位和各位同仁有个总结，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与此同时，我们也想借此机会集中展示一下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和学科队伍，尤

其是新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精神风貌，以便进一步凝练方向，将学术研究推向更深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这些学术成果都致力于解决汉语言文字学的前沿问题，在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进程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我相信这些成果的结集出版，不仅可以为首都的学术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也可以为我国汉语言文字学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北京语言大学是一所特色鲜明的国际型大学，每年接受的外国留学生数量都超过一万多人次。因此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都是支撑性的学科，这些学科也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和学界的大力支持。对外汉语教学首先要解决的是“教什么”的问题，因此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这个学科基础的基础。我们搭建汉语言文字学基础建设平台的目的是要把全校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进行学术交流，共享学术资源，共同营造一个学者们可以潜心学术的氛围，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一块学术净土。

十月末的北京秋意渐浓，校园里色彩斑斓，这里有我们精心培育的花草树木和学术精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想我们这个课题组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五部学术论集，我们收获的还有为学的快乐和耕耘的喜悦。我衷心希望我们这个团队能够一如既往地团结协作，勤奋敬业，多培养一些新人，持之以恒、淡定从容地在汉语言文字学这个学术园地里春种秋收，晴耕雨读，为繁荣学术贡献力量。

崔希元

2008年10月29日

词义与词法研究 / 1

- 张 博 反义类比构词中的语义不对应及其成因 / 3
- 孟 凯 成组属性词的对应性及其影响因素 / 17
- 李 慧 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组词汇化基本特征探析 / 37
- 施春宏 词语调节过程中的语义关系分析 / 47
- 蔡淑美 施春宏 阎连科作品中的重叠形式探析
——兼谈语言表达形式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 67
- 程 娟 许晓华 HSK 单双音同义动词研究 / 85
- 刘春梅 现代汉语单双音同义名词的主要差异 / 113
- 刘春梅 HSK 表人同义名词的辨析角度 / 125
- 邢红兵 《(汉语水平) 词汇等级大纲》双音合成词语素统计分析
/ 139
- 姜自霞 语素项的构词力概况及制约因素分析 / 155

词汇与词典研究 / 167

- 张 博 现代汉语复音词义项关系及多义词与同音形词的分野
/ 169
- 张 博 《现汉》(第 5 版) 条目分合的改进及其对汉语词项规范的意义 / 187
- 钱旭菁 有限组合选择限制的方向性和制约因素
——兼论外向型搭配词典的体例设计 / 199
- 张 妍 《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配例的改进之处
——与 96 版相对照 / 219
- 姜自霞 《现代汉语词典》单音语素释语打头字“指”的使用
/ 229

目 录

- 李 慧 《现代汉语词典》双音节条目拼音分写原则探析
——兼论《现汉》第5版双音节条目拼音分写的改进及
局限 / 239
- 李 慧 从《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看两岸同实异名词语的类型
及成因 / 247
- 汉语词语研究 / 257
- 王绍新 试论“人”的量词属性 / 259
- 张 普 字母词语的考察与研究问题 / 269
- 杨建国 郑泽之 汉语文本中字母词语的使用与规范探讨 / 277
- 施春宏 关于成语用变和演变的思考
——从几则成语的现实使用谈起 / 291
- 李润生 新词语“猛料”的意义及其变化 / 307
- 段濛濛 “一塌糊涂”进入普通话的原因及意义变化 / 315
- 赵 倩 “造意”与“实义”的关系、作用及认识误区 / 323
- 张 博 考求词语古义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兼答徐之明先生《“组合同化”说献疑》 / 335
- 编后记 / 347

词义与词法研究

反义类比构词中的语义 不对应及其成因^{*}

张 博

提要：反义类比构词在语素义、语素间的语义关系和词义三个层面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对应。词义不对应与外在世界的不对称现象或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相关；语素义和语素间的语义关系不对应则来自“复合词意义的正反来源于正反义的语素分别与同义同语素的组合”这一语义关系范型的深刻影响。在其作用下，反义语素作为词义正反的决定因素受到格外注意，往往经由语义再认或赘挂羡余成分强制实现反义匹配，导致反义语素在词内的义位不对应或必要性不对应；词内语素间的关系则显得无关紧要而常被忽略，导致语素义的和谐度不对应或词的理据性强弱不对应。

关键词：反义词；类比构词；词义；语素义；不对应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02JAZJD740006）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项目批准号：2004XK100320460）基金资助，谨致谢忱。

一 反义类比构词及其相关构词方式的基本特征

汉语中有不少由单音节反义词与同一语言成分以相同的结构方式组合成的复合词。从来源上看，可将其生成方式分为反义同步构词、反义自行构词和反义类比构词三种类型。

反义同步构词指同时用反义词与同一语言成分组合构词，以表示两个具有矛盾或对立关系的概念，例如“清音：浊音”、“俯角：仰角”、“顺差：逆差”、“胜诉：败诉”、“上弦：下弦”、“淡入：淡出”（影视片中表示时间和空间转换的两种方法）等。这类概念大多来自不同学科运用二分法对事物或现象所作的分类。二分法划分的原则是，根据某一种差，用同一标准一次将属概念分为两个具有矛盾或对立关系的种概念。这两个概念除种差外，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比如，“清音”、“浊音”是对语音的分类，二者只在发音时声带是否振动这一点上彼此相反，在语音所具有的其他生理和物理属性方面没有差别。因此，反义词与同一语素同步组合构成的复合词在语义上是完全对应的。

反义自行构词是指，反义词在不同时间且彼此不相参照的情况下，分别与同一语素组合构词。这种方式构成的复合词在构词成分和结构形式上可以对应，意义却多不对应。有些是由于反义词与不同义项的同一语素组合，例如（下文用楷体字征引的词例，前加*号的引自《汉语大词典》，未加*号的引自《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释义之外的其他信息或略）：

*【大话】虚夸不实的话。[话，话语]

*【小话】故事。宋岳珂《桡史·朝士留刺》：“某有一小话，愿资醒困。”[话，故事]

【高能】具有很高能量的。[能，能量]

【低能】能力低下。[能，能力，才干]

还有的反义词即便在另一语素的同一义项上以相同的结构形式与之

组合,所构成复合词的语义也不对应。例如:

【失主】失落或失窃的财物的所有者。

【得主】在比赛或评选中获得奖杯、奖牌的人。

在这两个复合词中,“得”、“失”意义相反,“主”都指事物的所有者,但“得主”并非指拾得或偷得财物的人,“失主”也不指在比赛或评选中失去奖杯、奖牌的人。

反义类比构词是指,类比原有词语的构成成分、结构形式和意义,用反义词与同一语言成分组合构词。例如,类比“冷饮”构造出“热饮”,类比“外宾”构造出“内宾”。反义类比构词的动因是,人们意欲强调同类事物或现象间的区别,建立一个与原有概念相对立的新概念。因此,表达新概念的类比词当与原词意义相反或相对,也具有对应性的语义关系。

以往研究已认识到语义对应是反义类比构词的基本特征,比如陆国强《现代英语词汇学》(1983:70)将“反义类比”定义为“利用现有的反义词构成新的复合反义词”,所举词例有 high-rise (高层建筑)→low-rise (低层建筑)、hot line (热线)→cold line (冷线)等;刘兰民(2005)称类比造词法为仿词造词法^①,其中有两个次类大致相当于本文所说的反义类比构词,一是“反义式”,指“仿造词与原型词意义相反,非此即彼”,例如“新闻→旧闻”、“女士→男士”等;二是“对义式”,指“仿造词与原型词意义相对立”,例如“强项→弱项”、“早恋→晚恋”等。但是,由于以往研究对汉语“单音节反义词+同一语言成分”的构词方式未作区分,也缺乏对反义类比构词的深入探讨(迄今未见专题论文),因而尚未注意到反义类比构词与反义同步构词的语义对应程度是有差异的。具体而言,反义词与同一语素同步构成的复合词在语义上是绝

①“仿词造词法”或“仿词法”等名称,侧重表现这种词法的修辞学特征,容易把观察视角限定在仿造词与原型词之间,不利于透过具体的语言现象探索语言类推机制在构词中的作用。因此,本文采用“类比构词”这个术语,而不用“仿词造词法”或“仿词法”。

对对应的，不仅词义对应，语素义、语素间的语义关系也对应；而反义类比构词的语义对应则不是绝对的，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在语素义、语素间的语义关系和词义三个层面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对应。本文拟在认同反义类比构词语义对应这一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反义类比构词中的语义不对应现象及其影响因素。

二 反义类比构词语义不对应的类型

2.1 语素义不对应

通过反义类比构成的一对复合词（如“冷饮”、“热饮”），其语素义通常是对应的，即一部分是反义关系（冷：热），另一部分是同素同义关系（“饮”，都指饮料）。但在个别情况下，反义语素的语义关系或语义地位并不对应，主要有两种表现：

（1）反义语素在词内的义位不对应。某一单音节词具有多义性，当它以甲义与另一语素组合构成复合词后，人们基于它的乙义选用一个反义语素进行类比构词。就词内义而言，这个语素与原词相对位置上的语素没有对应的语义关系。例如，古代称出征服役的人为“征夫”，《诗·小雅·何草不黄》“哀我征夫，独为匪民”郑玄笺：“征夫，从役者也。”“夫”在词内的意思是成年男子。后来人们借用“夫”的丈夫义，类比“征夫”造出“征妇”，指出征男子之妻，其中的“妇”与征夫之“夫”语义不对应。又如：

【私了】不经过司法手续而私下了结。[私，私下里]

【公了】双方发生纠纷，通过上级或主管部门调解或判决了结。[公，公家。与“私”的私人义相对]

【值日】在轮到负责的那一天执行任务。[日，一昼夜；天]

【值夜】夜间值班。[夜对应“日”的白天义]

(2) 反义语素的必要性不对应。原词在生成时,两个组合成分都是必要成分,缺一不可,例如“假唱”,“假”与“唱”组合是表示那种不用真声而跟着录音对口形的行为,这种行为背离了一般意义的“唱”,因此加上“假”语素是绝对必要的;类比“假唱”生成的“真唱”,指歌唱演员现场演唱时确实放开声音唱^①,这种行为本来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唱,如果不是出于与假唱对比,没有必要在“唱”前加上“真”。再如:

【软武器】指用来破坏敌人无线电设备效能的电子干扰装备等。

【硬武器】指用来直接杀伤敌人或摧毁敌方军事目标的武器,如枪炮、地雷、导弹等。

与此相类的还有“软广告:硬广告”、“软环境:硬环境”等。“假唱”、“软武器”等中的“假”、“软”为必要限定成分,是为区别于通常的“唱”、“武器”而加,具有语义真值;而类比词中的“真”、“硬”则出于与“假唱”、“软武器”等对举而叠架,加与不加词的所指相同,也就是说,“假唱:真唱”、“软~:硬~”并非原有概念的次分类,“真”、“硬”这类语素在表义上是羡余的。

2.2 语素间的语义关系不对应

(1) 语素义的和谐度不对应。原词语素间的语义关系是和谐的,类比词的语素义有时彼此冲突或失谐。例如,《说文》“拇,将指也”,“拇”的本义为手足的大指,上古文献单用,《国语·楚语上》“有首领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后产生复合词“拇指”,进而产生“大拇指”。虽然大拇指中的“大”在表义上是羡余的,但它与“拇”中的“大”义相叠合,彼此间的语义关系是和谐的。后类比“大拇指”生成“小拇指”,“小”与“拇”中隐含的“大”义相互矛盾。再如:“襟”本指衣服的前幅,《释名·释衣服》:“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御风寒也。”《广韵·侵韵》:“襟,袍襦前袂。”因此,类比“前襟”产生的“后襟”(上衣、袍子等背后的部分),两个语素在语义上也明显冲撞。还有些类比词语素

^① 参见《新华新词语词典》。

间的语义关系虽无明显的矛盾冲撞，但并不十分和谐。例如，《说文》“流，水行也”，水往低处流，故“流”指河水离源头向地势相对低下处移动的部分，特指下游，因此，“下流”（河流的下游）的语素义和谐度高，而“上流”（河流的上游）语素义的和谐度则相对较低。

(2) 词的理据性强弱不对应。相对于类比词来说，不少原词反映了事物的得名理由或根据，理据性较强，因而可以通过语素义（即字面意义）大致推出词义；而有些类比词的理据性则较弱，需经由原词间接地探求词义，如果直接从语素义推求词义，可能会曲解词义，或难以求得词义。例如“征夫”指出征的男子，语素义相加即为词义，但“征妇”不是出征的妻子，也不是出征的妇人。再如：

【白灾】牧区指暴风雪造成的大面积的灾害。

【黑灾】由于持续干旱，造成牧区牲畜大量死亡的灾害。

“白灾”的字面义为白色的灾害，是该事物的得名之义，构词理据比较显豁；而“黑灾”不等于黑色的灾害，词义与“黑”没有关系。还有个别类比词的生成基于对原词结构形式的重新分析，因而根本无法按照复合词的结构形式和语素义推求其词义，类比词纯粹是一个无理据词。例如，“开张”本义是张开，为并列结构，引申指打开、开放、店铺开门营业等。由于“开”是一个高频动词，可以构成很多动宾式复合词和词组，如“开口、开门、开轩、开市、开庭（古指建国）、开地、开帆、开局、开卷”等，动宾结构成为“开～”的基本结构形式，在这种结构形式的强力影响下，人们逐渐模糊了“开张”的结构，使“开张”被重新分析为动宾式^①，并据此类比出“关张”，指商店停止营业或歇业。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类比词具有“动+宾”的表层结构形式，但其深层的语义关系是无法分析的。再如，“反常”本为动宾结构，表示违背常情或违反常道，《易·屯》：“十年乃字，反常也。”由于“正：反”在形容词性上具有反义关系，“反常”被重新分析为偏正结构，并类比它

①“开张”被重新分析的原因与董秀芳（2002：294）所举“洗澡”相同。

构造出“正常”，“正常”的理据也无法分析，只是整体上与“反常”意思相反。经由对原词结构形式重新分析而产生的类比词，不仅自身无理据，而且还会影响语言社团对原词构词理据的感知，促使原词理据进一步模糊湮没。

2.3 词义不对应

类比词与原词之间大多有严格的词义对应，某些现在看来意义不完全对应的词对，是词义引申的结果，在类比构词之始，类比词与原词词义原本是对应的。例如“日前”原指往日、从前，与指将来、往后的“日后”词义对应，但因晚近多用“日前”指几天前，使“日前”与“日后”指称的时间在范围上不再对应。再如：“得宠”原指得到宠爱，现多指受宠爱，“上市”原指季节性的农产品进入市场，现也可用于与季节无关的工业新产品，因而使“得宠”与“失宠”、“上市”与“下市”的词义变得不完全对应。以上几组词词义在现代汉语中不对应是由于原词或类比词发生了词义引申，还有些原词和类比词的本义都发生引申，导致其后起词义的不对应更为明显。例如“内地”、“外地”古代分别指京城内、外的地方，现在“内地”指距离边疆（或沿海）较远的地方，“外地”指本地以外的地方，参照点分别由京城的边界转移到国土的疆界和自身所处的位置，使二者的意义明显不对应。

尽管反义类比构词的词义对应比较严格，但也有个别类比词在构成初始就与原词有细微的词义不对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词义的侧重点不对应。例如，古代“贞士”、“贞女”分别指坚守节操的男人、女人，但“贞士”侧重于不失气节，“贞女”侧重于不失其身。再如：“入世”侧重指入于世间的社会、政治生活，“出世”侧重指出于世间的世俗生活；“下情”侧重指下级和群众的生活状况或情绪心愿，“上情”侧重指上级的意图安排等^①。（2）词义范围的广狭不对应。例如，古代“出妻”指被休弃的妻子，“出夫”只指被休弃的赘婿，所指范围比“出

① 韩敬体、宋惠德编《反义词词典》（1989）收录了“上情：下情”这组词，分别释为：【上情】上级的情况、意见。【下情】下级或群众的情况或心愿。

妻”小。再如“西式”、“中式”分别指“西洋式样的”和“中国式样的”，但我们说“中式家具”、“中式建筑”、“中式服装”等时，实际上特指中国传统式样的家具/建筑/服装，而使用“西式”时，则没有明确的传统与现代之分。

从原词与类比词词义不对应的幅度看，由词义引申造成的词义不对应与伴随反义类比构词产生的词义不对应有差异的。前者是后起现象，不属于类比构词的语义特征，其不对应的幅度相对较大，有时会导致原词与类比词的反义关系变得松散甚至完全丧失，其中一方或双方可与其他词语形成新的反义或类义关系。例如，在现代汉语中，“日后”与“以前”、“从前”意义相反，“外地”与“本地”相对，“内地”则与“沿海”、“边疆”处于一个分类义场，表示国家领土的三种区域，三者的语义关系属于类义。在类比构词初始就存在的原词与类比词词义的不对应是与生俱来的，不对应的幅度很小，不至于影响其反义关系。原词与类比词常用于对举或分叙等对称性表达中，在语言使用者的语感中是语义关联十分密切的词对。

三 反义类比构词中语义不对应的成因

反义类比构词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与原词意义相反相对的新词，因此，类比词与原词的词义对应是受构词动因制约的，是相对严格的。偶见细微的词义不对应，与构词机制无关，盖缘外在世界的不对称现象或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例如，上文所举“贞士：贞女”的词义不完全对应，是因为古代伦理对于男性和女性道德节操的评判尺度有差异；“西式：中式”的词义不完全对应，是因为我国现代多种人工造物的风格样式已渐失原有特色，只有传统样式才能与西洋样式形成鲜明对照。与词义不对应相比，反义类比构词中的语素义不对应和语素间的语义关系不对应较为多见，且不对应的幅度也较大。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需要深入到反义类比构词的机制及其心理基础。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本，第226～227页）曾对

“类比”和“类比形式”作过界定：“类比必须有一个模型和对它的有规则的模仿。类比形式就是以一個或几个其他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形式。”他举例说：“拉丁语的主格 *honor* ‘荣幸’就是一个类比形式。人们起初说 *honōs* ‘荣幸’：*honōsem* ‘荣幸（宾格）’，后来由于 *s* 的 *r* 音化变成了 *honōs*：*honōrem*。此后，词干就有了双重的形式。接着，这双重的形式为 *honor* 这个新的形式所勾销；*honor* 是仿照 *ōrātor* ‘演说家’：*ōrātōrem* ‘演说家（宾格）’等的模型造成的。”索绪尔把这一类比归结为一个四项比例式：

$$\bar{o}r\bar{a}t\bar{o}rem : \bar{o}r\bar{a}tor = hon\bar{o}rem : X$$

$$X = honor$$

尽管索绪尔给出的类比定义及类比实例属词的形式（语音）变化中的类比现象，但形式上的类比并非脱离语义关系而孤立地进行，以 *honōs* 为例，它之所以模仿 *ōrātor* 发生音变，首先取决于 *ōrātor* 和 *ōrātōrem* 与它和 *honōrem* 有相同的语义对应关系，即主格和宾格这两种语法意义的对应。反义类比构词作为一种与意义相关的类比，它对参照模型的类比更需兼顾形式和意义两个层面。就形式而言，类比词的参照项主要是原词，是一个可见的实存形式，包括它的构成成分及其排列顺序；就意义而言，类比词参照的则是普遍存在于反义同步构词和反义类比构词中的语义对应，这种语义对应不是一种实存形式，也无法说清它究竟附丽于哪些词对，它是早已被语言使用者认知化的一种抽象的语义关系范型，即：

$$\begin{array}{ccc} + \text{词义} & & + \text{语素义} + X \\ \hline & \leftarrow & \\ \hline - \text{词义} & & - \text{语素义} + X \end{array}$$

复合词意义的正反来源于正反义的语素分别与同义同语素（用 *X* 表示）的组合。这一语义关系范型看起来完全对应——词义正反对应，语素义一部分正反对应、一部分全同对应，可是人们参照它进行类比构词，却有可能导致语素义和语素间语义关系的不对应，原因在于：

首先，在“反义语素 + 同一语素”构词的语义关系范型中，同一语

素是一个不变量，对词义的相反不起作用，词义的相反关系完全取决于另一语素间的反义关系，因此，语素的反义关系是必需的、强制性的。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由于强制实现语素间的反义关系，导致反义语素的语义关系或语义地位不完全对应。

(1) 为造一个与原词意义相反的词，人们越过原词某语素的词内义，强行对它进行语义再认，从其多义系统中提取出一个与词义无关的义位以便进行反义匹配。于是就造成了类比词某语素的词内义与原词某语素的词外义相反相对，这是一种不严格、不完全的语义对应关系。例如上文所举“征夫：征妇”、“私了：公了”、“值日：值夜”都属于这种情况。有时，提取出的义位与词内义位相去甚远，但一定是该语素（亦即单音节词）的基本义，例如：

【干租】一种租赁方式，在租赁设备、交通工具等时，不配备操纵、维修人员。

【湿租】一种租赁方式，在租赁设备、交通工具等时，同时配备操纵、维修人员：～大型客机。

“干租”的字面意思是“只租（设备工具）”，“干”是副词，用来限定范围，表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相当于“只”。《现代汉语词典》未收录此用法，但口语中较常用，比如“干喝酒，不吃菜”，“干讲不行，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练”。相对于表限止的副词，干湿之“干”承载的是基本义。基本义在人们的语感中最为凸显，在构词时最易被提取，基于它进行反义匹配构造新词，也最便于语言使用者由正及反或由反及正地理解词义。

(2) 在添加限定成分与原词词义相区别的情况下，后起复合词与其根词的词义已形成对应，比如“假唱：唱”即“口中未发出乐音：口中发出乐音”，“下迁：迁”即“降职：升职”^①，但词形却不对应，这不符合词义的正反来源于正反义的语素与同一语素组合的心理定式，于是又在根词上强行赘挂一个与类比词限定性语素意义相反的语素，构成“真唱”、“上迁”等复合词，从而造成反义语素在词内的表义地位不对应，即反义语素在

①《说文》：“迁，登也。”《广韵·仙韵》：“迁，去下之高也。”“迁”的本义是向上移，引申指晋升、升职。